



明代的

宦官和宫廷

温坊义 著

内

容

提

要

本

书以灵活流畅的文笔，扼要介绍了中国宦官（太监）的由来及其在历代的发展、变化和影响；综述了明代宦官的概况；接着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将明代两百多年间的著名宦官（如郑和、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和宫廷内部的重大事件（如‘土木之变’、‘夺门’事变，帝位之争、厂卫之争等），作了生动的叙写。书中广泛反映了明代的朝野斗争与社会生活，形象展现了明代政治制度和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的

发展演变情况，深刻揭示了明王朝存在的各种矛盾弊端及其由盛而衰的原因。著者在系统、全面介绍各朝宦官的奇闻异事及其对宫廷政治的重大影响时，还将朱元璋建国到崇祯帝覆亡的全过程，也生动、概略地勾画出来。读者从中会大开眼界，深感这是一部栩栩如生的封建宫廷斗争史和高度浓缩的中国太监演变史。

前

言

宦

宦究竟起自何时，由于文献不足，已不易查考。以记有宦官的书籍而言，最早的应是《周礼》。据此可知，宦官早在殷、周之时便已有了。在《周礼》中，宦官被称为阉、寺、竖等。这三种称呼，自始并无贬义，但因时间的变易，到了宦官又被称为内监、中官或太监时候，再以阉寺称之，则已带有一些贬义和蔑视，若以奄竖或是宦竖为称，则不但带有轻贱之意，而且也是斥责他们时的用语了。

最早宦官的工作大概主要是守门，这从那些早期的称谓便不难看出。阉，《说文》的解释是“竖也，宫中阉阉闭门者，从门奄义兼声”。这里，它以阉竖相互对释，可见二者的职司必极相近。寺，《周礼·天官》说是“寺人掌王之内人”。也有监察出入之意，也许寺便是监护内宫门户的人。汉时，宦者常被任为黄门令，一般宦者又习有小黄门之称，黄门即是宫门，宦

者主要用于守门，于此亦可概见。

早期既只限于守门，而且那时的宫室也并不大，所以宦官的人数不很多，百人左右已很够了，因而《周礼》又有‘奄寺不及百人’之说。然而这只是在早期，后来宫室日广，职事日多，宦官的人数一直都在增多，降及明、清，宦官的人数早已成千上万，若以拥有宦官的王府合计，数目就更多了。

说到宦官的来源，在早大概只有两条：一是由于战争的掳掠，二是得自籍没罪人的家属。在奴隶制社会时，对外作战，掳获奴隶原本是作战的目的之一，把掳来的幼童净身（阉割）而为宦者，当然也是例有的常事。这种做法不仅古已有之，直至明清，一直还是宦官的来源之一。把罪人的家属没而为奴，这也是行之已久的古法。在这些被没而为奴的家属中，便有不少年幼的人被净了身，送进宫去，成了宦官。秦时的赵高，便是这类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在宦官的需用不多之时，从上述的两个来源得到的宦官原本足用，但到了需用日多之时，便又时见不足，得另辟蹊径了。

另外的途径有二：一是由宫中的执事太监各向自己的家乡去招选；一是等候一些自宫求职的人自行来投。

那些回乡招选的太监，大都是在宫里已经混出了些头面的宦官，他们自愿干这个差使，一是可以回乡夸耀一番，二则也可借此增添自己在宫中的势力。他们所要收的都是乡中较贫苦的幼童，所以首先便要同幼童的家人谈妥他们的身价。一经谈妥，幼童便算已经纳入他的门下，由他为之净身，有时甚至还要改姓，然后便被带入宫去，在他或是比他的身份更高的宦官名下做个小太监，开始练习宫中的诸般事务。由于一经谈妥便要离家、净身、入宫，所以去做宦官也被称为“出家”。

自宫求职，那是宫中并未派人前来招选，而有些人家想要人宫求活，自行先净了身，设法请求入宫的一种做法。这些人虽被称为

自宫，其实很多并非出诸自愿，常是由于生活实在困难，父母又受了一些在宫廷中有些门路的人的诱惑，才把自己的孩子先自净了身。希图能被收容进宫，当上一名宦官，借以求生，并图个升发的机会。这些人都比由宦官选招的人要稍大些，但也都是些将近成年的人。这些人中，也有些确是出于自愿才自宫的，这类人的年龄就更大些，有些更接近成年，更有些已是成年人了。这些人都是自己身临困境，为环境所迫，才走上了这一条路的。譬如明末盛极一时，被称为九千岁的大珰魏忠贤，便是这类人中的一个。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游手好闲，无所不为。他是因为输了钱，欠了很多赌债无法偿还，才想到了自宫求职这一条路，想躲进皇宫，赖掉那些赌债，才那么干的。

自官求职既已成为宫中宦官的一条来路，自然也就有了它的供求关系。求过于供，这倒没有什么，无非是宫中人手稍紧一些，及时派出宦官回乡招选，便可加以调节。供过于求，可就有些麻烦了，宫里面的人数已足，再难安插，而自宫求职者却仍源源而来，群聚京畿左近，到处流浪，惹是生非，实在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明代是个宦官用事极久极盛的一个朝代，自宫求职一事也以明代为盛。在明宪宗成化年间，自宫求职的人已经多到了无法安插的地步，曾经多次明令严禁，但事已积之，早已势如波涛，虽加严禁，却也难有实效。这个情况，在《明宪宗实录》中已有几次谈到，这里选录几节，以见一斑。

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礼部奏：“近有不逞之徒，往往有自宫其弟□子侄，以希进用，聚至四五百人，告乞奏收，群众哄然，阻遏无计。”奏入，有旨：“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众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五十，仍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自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仍移文天下禁约。”

十三年三月,自宫以求用者积九百余人,礼部以闻,上曰:“此辈以规避差役,违禁自宫,锦衣卫其执杖之,人三十,遣还当差,有再犯者,必罪不宥。”

十六年六月,礼部进自宫者至千余人,喧扰官府,散满道路,乞照旧例,令巡城御史、锦衣卫五城兵马等官逐回原籍宁家。

二十一年正月,周洪谟等疏言:“自宫求进称为净身人者,动一二千人,虽累加罪谪,旋得收用,若不痛惩,无有纪极。今各王府累求内使,宜量以赐之,否则,仍发原籍原卫。今后宜依先年枷项放遣事例,勿复收用。”

《明世宗实系》对自宫之事亦有所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五月,记道:“时自宫无票帖未收者尚数千人,先是,正德二年(1507)九月,申男子自宫之禁,令锦衣卫五城兵马限三日尽逐出之,有潜留京者,坐以死。时宦官窃权者,泽及九族,愚民尽阉其子若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严禁亦不之止也。”

从以上所引各条来看,最先自成化十一年开始禁逐,至嘉靖十一年所记,历时已逾三朝,共达五十余年。多次严禁、杖逐,非但不能禁绝,反而越禁越多:人数从成化十一年的四五百人,而到成化末年,十一二年间,已增至动辄一二千人了。到了嘉靖年间,未收用者更已达数千人,甚至一村之中,自宫者便已多达数百人了。这个势头实在很可惊人。明宪宗认为这些人之自宫乃是为了规避差役,明世宗又说这些人是贪图富贵。这两种说法虽非全虚,但却都没能说到根本之处,主要的原因还应该是人们的生活日困,无以为生的人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人不惜自残其身,或是伤及子孙,以求找到一条求生之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才会弄成这样的局面。

民间对于宦官,历来好评不多,提到宦官总常带有一些轻贱憎恶的情绪。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形貌,二是由其行为。宦官因为受过阉割已是一种六根不全的人了,在形体上表现出的是光面无须,噪

音尖窄。这种身残形变的人，原已使人易生憎厌，加以宦官外出办事，每每以为身在皇家，高人一等，在在显出一种倚势欺人、威福自恣的样子，而其所干的事又通常都是替皇家来盘剥人民，自然就更觉可恨可厌了。

对于宦官在形体上的变异感到憎厌，很多方面乃是由于受到长久便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读书人更加憎厌宦官。读书人一向读孔孟之书，习圣人之礼，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语是奉行惟谨的，肤发且不敢伤，伤及本根，形变身秽，那还了得，真是“所恶有甚于死者”。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因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刑后他痛不欲生，只是为了要完成他的《史记》一书，才忍辱苟全，勉强活下来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曾多次说到宫刑使人感到的奇耻大辱。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者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色变，自古而耻之。”他又依次历数诸刑，最后才提到宫刑，说是：“最下腐刑极矣！”《文选注》于此释曰：“宫刑腐臭，故曰腐刑，”由此更可见到宫刑给人带来的切身的耻辱。太史公之身受宫刑，是由于汉武之一怒，应说是一场飞来的横祸，比不得那些自愿以此作为宦官的人，但他还要自憎不已，觉得已经成了为“天下观笑”的人。并非自愿，尚且如此，对于甘心以此自献的宦官，洁身自好者对他们的轻视和鄙视，当然就更不待言了。

说到宦官来到民间总是干些倚势欺人、祸国殃民的事，实在也有很多必然的原因。首先，凡是能够出宫来为皇室办事的宦官，为首的常常都是在宫中已经爬上去的有些头面的人物；能跟着他出来的，也都是看着他的颜色干，一心在想爬上去的各类小太监。但在这个数以千计的宦官群中，要想设法爬上一个较好的阶层，实在

是很难的。因为竞争的对手都是六根不全、注定无后的宦官，他们为了竞争不得不拉帮结派，并投在已经攀上高位的大宦官的门下，以便得到援引。但因他们的特殊环境，彼此之间以诚相见的可以说是绝少，相互猜忌、排挤倒是常事。有利可图时，仇者可以暂时相亲；一旦逢到灾难，任谁都可出卖。很多一时颇有权势的大宦官，结果被扶植起来的门下倾害至死的事，实在是很习见。正因如此，巧于钻营的宦官都得练出很多狡诈的本事，才能保住自己，顺利地向上爬去。还有，他们所侍奉的都是天潢贵胄，不是后妃嫔御，便是诸王公主，这些人都是万不可轻易触怒的，惹恼了他们常会有不测之祸，对他们更要尽心趋奉，不可或违，但得他们高兴，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也得满口称叹，装得像是真的一样。“指鹿为马”，他们的老前辈赵高，老早就给他们留下了示范的教材。

他们在宫中是历尽那么多艰辛才爬起来的，一旦到了民间，自然便要任性而为，恣情掳掠一番了。况且他们出宫办事，多半总是奉命去向民间罗掘财物。他们为了便于复命，并也用以自肥，当然要大肆搜刮，扰得人民财力尽。出来办事的宦官要多捞些余润用以自肥，实在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来可以有些额外的奉献，以博讨主子的欢心；二来出外办事是个肥差，宫里的大宦官也都在等着他们的奉献。此外，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些也可用来作为保命的本钱。

宦官们最怕的是朝政清明，一切井然有序，因为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少可以任性胡为。朝政越是混乱，宦官们便越能得逞；宦官为害之烈，大多都在每个王朝的末世。末世的宫廷常是贪奢无度，常常放出很多宦官到民间去任意搜刮，为害也就越厉。史册说到宦官为害之烈，每以汉、唐为言，实际上指的也都是汉、唐的末世。

史册所谓宦官为祸最烈的汉代，指的乃是东汉，特别是从汉和帝(刘肇)到汉灵帝(刘宏)的那一段时期。东汉那时的宦官之所以得

势，乃是由于他们帮助皇帝打倒了专擅朝政的外戚，渐次掌握了朝权和禁军之故，而外戚之得以专权，则又是幼主在位很难避免的事。因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乃是必然之事，而太后的家人由于帮助太后理事而得总掌朝纲，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事了。但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理朝政的心意日切，而久于专权的外戚却又恋恋不肯归政，自然不免要发生冲突。皇帝深居宫中，在他的左右能为之效力的只有一些宦官，他既不满于外戚，自然只有和宦官在暗中计议，共同设法除去外戚。宦官于是就有了主管朝政的机会。不过也有些已近成年的幼主，对于专权的外戚还并无太多的不满，倒是宦官们看不过外戚们长久掌权，怂恿着皇帝设法把外戚们除掉的。但不管是皇帝主动召集宦官，或是宦官说动了皇帝，结果反正都是一样 去掉了外戚，朝权便告易手。外戚倒后，宦官的势力便为之大增。更巧的是，自汉和帝以来，撇开那些为时极暂的少帝、冲帝、殇帝等人不说，即便是在位略久的诸帝，竟也全都是尚在冲年便即帝位的，所以太后临朝，外戚主政便不断重复，而宦官们协助皇帝又除去外戚，就不断地又重复了多次。

最先引起外戚与宦官之争的汉和帝，是在章和二年（88）二月，于汉章帝刘炟去世后继位为帝的，那时他才只有十岁，由于年岁太小，不能自理国事，所以由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因而得以主政，掌握了朝权。待到永元四年（92），宦官郑众利用汉和帝不满于窦宪的一切专断的机会，暗中与和帝谋议，杀死了窦宪，朝权初次落入了宦官之手，使他们的实力大增。

元兴元年（105）汉和帝去世，殇帝刘隆继位为帝，他在位不及一年便早死。又由汉安帝刘祜继位，刘祜即位时仅十三岁，所以又由邓太后临朝，外戚邓鹭主政。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邓鹭仍旧紧握朝权，不肯放手。那时汉安帝已二十九岁，不能再行等待，便与宦官江京、李闰等人在暗中谋议，设法除掉了邓鹭，夺回了朝权。宦

官们经过这次斗争，势力较之以前，又增长了一步。

延光四年(125)汉安帝去世，最初继位的是被称为少帝的北乡侯，由阎太后临朝，外戚阎显当政。这次是因宦官们感到不满，由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带头闹事，杀了阎显，改立了当时年仅十一岁的刘保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汉顺帝。这时，宦官的势力已比昔日更强，所以敢于自己起来废立改立，并杀了外戚阎显。

建康元年(144)，汉顺帝去世，继之而立的有冲帝刘炳和质帝刘缵，这两个人都是幼年便被立来继位，但又都是即位不久便夭折了的。最后登上帝位的是汉桓帝刘志，他即位时十五岁，原已不算太小，但却仍旧依照惯例，由梁太后临朝，外戚梁冀当政。梁冀是所有当政的外戚中最横暴的一个，汉桓帝受其欺压，早已极为愤恨，终于在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内监单超等人暗中计议，安排妥当，先动手杀了梁冀和他的家人，然后又把梁冀的党羽三百余人也都拿住杀了。在桓帝即位之际，宦官的权势原已增大，但经梁冀专权多年，对宦官不断予以压制、分化，宦官的势力已经弱了很多，如今一举除掉了梁冀，消灭了他的党羽，宦官重又掌权，他们的势力重又振兴起来。宦官们这次做得比以前更为彻底，他们把朝中事务几乎全都抓尽，不但朝内朝外大小官职，差不多都为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党羽所据，甚至连朝野名流和太学生的利益也都成了他们攫取侵夺的目标。名流和太学生们为此对宦官极为不满，不断指责他们，说他们是“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永康元年(167)，汉桓帝刘志去世，继之登上帝位的是年仅十二岁的汉灵帝刘宏。新即位的皇帝刘宏又因年幼不能理事，例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主政。当朝的窦武，一上来就感到棘手，因为宦官们得势已久，朝中诸务尽都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很有些尾大不掉之势，他的政令很难施行。窦武很想把这些跋扈的宦官们除掉，却又怕自己力量不足，招来不测，就想联合当时的名流共同除

去他们。他不断与名流李膺、陈蕃等人私下商议，还在安排动手的步骤。然而事机不密，他们的布置还未就绪，却已为宦官们得知，并且在他们动手之前就先下了手。建宁元年（168），宦官们开始动手，先杀了窦武、陈蕃和他们的全家，随后又杀害了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和陈蕃、李膺等常通声气的所谓清流者们也都抓了起来，予以禁锢，人数共约六七百人。还有太学生们，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杀掉了外戚窦武和名流多人，宦官们的势力至此而益增。

光熹元年（189），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外戚何进主政。那时宦官的势力已大到空前，朝中一切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何进当朝不过是挂个空名，朝中诸务几乎毫无可由他着手之处，何进心有未甘，也想动手除掉这些宦官，他找到手中握有相当武力的司隶校尉袁绍商谈此事，但又怕袁绍握有的武力不够充足，暗中又派人到陇中去招请当时领军屯驻在扶风的前将军董卓，要他率领所部即行进京，想让他与袁合力，一举灭绝宦官。何进召集兵马，干得有欠周密。董卓应召，还在路上，宦官们却已先知道了。他们大为吃惊，抢先在宫中动起手来，不但杀了何进，就连何太后也被他们杀了。在外边的袁绍，听说宫里的宦官们已经开始动手，为了自保，便也纵兵杀人宫去。混乱之中，袁绍干得倒很得势，他吩咐杀人宫中的军兵，见到宦官便杀，一个也别放过。他这一仗杀得很是彻底，宫中的宦官几乎被他完全杀尽；甚至一些没有胡须的人，也被误认为是宦官，全被杀了。宦官与外戚之争，经袁绍这样彻底地一干，宦官一时元气大伤，算是终于告一段落。但紧跟着的却是董卓率军入京，赶走了袁绍，废了少帝刘辩，另外立了汉献帝刘协。汉献帝是汉代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先在董卓的手中，后来又转入曹操的手中，苟延残喘地当了三十一年的皇帝，其时虽然不再有宦官与外戚之争，但汉之为汉，却已名存而实亡了。

唐代宦官的声势称盛，开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的兴元元年

(784)，那时唐代的藩镇割据之势已成，因而唐德宗对于领兵在外的将领们都不放心，要派出一些他所亲信的宦官去监视他们。他最初派出窦文场和霍仙鸣这两个宦官，让他们到左、右神策军中去做法军。等到贞元十二年(796)时，唐德宗便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的官职贬去，而任窦文场为左神策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军中尉，并明令左、右神策军此后俱由中尉来管辖。这样一来环绕京畿一带的禁军便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窦、霍二人又不断加以扩充，后来所辖人数竟达十五万之多，他们的势力随着也增大了。

晚唐时期的宦官由于手中掌握了这么大的兵力，他们的声势实已远远超过了东汉末年的宦官。东汉之末的宦官不过只杀了几个外戚，对于皇帝可是一个也没敢杀过；晚唐的宦官可就不同了，那时不但很多皇帝的拥立和废黜都由他们作主，就连一些皇帝的生死，常常也是都由他们来决定的。

晚唐时期，第一个由宦官所立的皇帝乃是唐宪宗李纯，他是由宦官俱文珍和当时的一些朝臣联合着拥立的。那是在唐德宗去世后，唐顺宗李诵初立，局势未定，俱文珍等趁机把他拥上帝位的。李纯因为是由宦官拥立而得帝位的，所以他就特别倚信宦官，其中最为他看重的便是宦官吐突承璀，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所有的宦官。他还任命他为左神策军中尉，不但把禁军交由吐突承璀来掌管，甚至将当时中外诸将的调动指挥权也交由吐突承璀来管。唐宪宗一共做了十五年的皇帝，他是由宦官所立，但到后来，也是被宦官给杀掉的。唐宪宗为了求仙和希望长生，很早便开始服用丹药，由于药性燥烈，使他变得性情烦躁怪异，动辄便要杀人。常在唐宪宗左右的，差不多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宦官，因此在他性发时被杀的，常常也就是这些宦官。唐宪宗李纯，倒是个颇能有些作为的皇帝，在平定各路藩镇上，他还很做出了一些成绩。由于他的性情，那些拥立了他的大宦官们，早已兴起了废立之心，

想另立一个和顺点儿的皇帝来代替他。不过唐宪宗又很有些杀伐手段，使宦官们也不敢轻动。然而唐宪宗的暴烈，终于使得他们忍无可忍，就在元和十五年(820)，寻到个机会把唐宪宗杀了。

由于唐宪宗还在世时大宦官就已想着要试行废立，所以在那些大宦官的心目之中，各有各的继位人选。宦官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所看中的人是皇太子李恒，他们认为，父死子继，这样最为合适，也少争端；然而，有军权在握的吐突承璀却不赞成，他想要使之继位为帝的是和他接近的澧王李恽。他们相互争持着，一时各不相上下。但得到弑杀唐宪宗机会的是梁守谦和王守澄那一帮人，他们杀掉了唐宪宗后，先把唐穆宗李恒拥上了帝位，然后顺手又把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恽也都杀了。宦官们胆敢杀掉一个在位已有十五年的还有些作为的当朝天子，跟着又杀了一个有争位身份的亲王，这实在是旷古未有的奇事；而更奇的却是，满朝的文武官员竟眼看着他们不断地杀，却都噤不敢言，连说个‘不’字的都没有。由此也可看出，晚唐时宦官们的势焰之大，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

由梁守谦和王守澄所立的唐穆宗李恒，在位为时实在很短，他和唐宪宗一样，也是个渴望长生，拼命乱服丹药的人。他在位只有四年。从元和十五年(820)初，到长庆四年(824)初，他便因所服丹药的药性发作而短命身亡了。

继唐穆宗李恒被立为帝的乃是唐敬宗李湛，他也和唐穆宗一样，是个只想着过自己的放纵生活，对于朝政绝不过问的人。这样，在他在位之时，朝政便更进一步地落入了宦官们的手中。唐敬宗比唐穆宗在位的时候更短，他从长庆四年元月登基，只坐到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在位还不满3年，便被一心想要拥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悟为帝的宦官刘克明所杀，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

唐敬宗突然被杀，引起了朝中极大的混乱，那时已经身为枢密使的宦官王守澄，为了争夺势望，发动了禁兵入朝平乱。他杀掉了

宦官刘克明和绛王李悟，而改立唐文宗李昂为帝。这位唐文宗乃是唐穆宗李恒之子，原名李涵，受封为江王，是在即位为帝时才改名为李昂的。唐文宗最初乃是个不甘心由着宦官们来摆布的皇帝，他在位时，曾不断秘结朝臣，设法与宦官对抗。但是，那时宦官的势力已成，根基已深，他的多次挣扎都以失败告终。到太和九年(835)唐文宗又与李训、郑注等人密谋杀尽宦官，但他们为执行此事而策划的“甘露之变”^①因出了岔子，也失败了，结果唐文宗倒成了宦官们的俘虏，被软监起来，孤零无助，每日惟以饮酒消愁。他曾赋诗自遣，自称受制于家奴，境遇比周赧王、汉献帝还要不如。唐文宗就这么直活到开成五年(840)，才因病而死。

在唐文宗之后即位为帝的是唐武宗李炎，他是由宦官仇士良和劫余后的朝臣们共立的。唐武宗由于任用了颇有才能的李德裕为相，对内对外都颇有成就，宦官们的势焰也略见减弱。但唐武宗也是个迷信服食丹药可以长生的人，他服食到会昌六年(846)，又因药性发作而去世了。

继唐武宗而为帝的是唐宣宗李忱，他也是由宦官们的拥立而登上帝位的。这唐宣宗为人颇有智术，即位以来便严禁朝臣与宦官之间有所往来，这个禁令使朝臣与宦官们声气难通，彼此对立，这样便使为势已大的宦官们的势头稍见减弱，他也可以略有所为。

①甘露之变是密谋除去宦官的李训在郑注去往凤翔后，唐文宗自己单独安排的。他先在左金吾厅近处设下数百名伏兵，然后令人谎奏在左金吾大厅后的石榴树上降有甘露。唐文宗故示不信，派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领众宦官去那里察看，以便在那里把他们围杀。仇士良等抵达前发现了伏兵，率众逃回殿上，先把唐文宗劫持在手，然后派出神策军分头杀了李训、郑注等人，这次事变宦官们前后杀了李训、王涯、郑注等共达一千数百人，朝陛为之一空，而宦官们则更进一步，完全控制住了皇帝。他们的势焰更盛了。

唐宣宗和在他以前的几个皇帝一样，他也酷爱服用那些据说了可以长生的丹药。他在位的时间略长，他是在大中十三年（859）去世的，也是死于药性发作。

紧接着唐宣宗被拥上帝位的是唐懿宗李漼，他是在大中十三年八月，唐宣宗才去世便登上帝位的。唐懿宗才即位便赶上了浙东农民起义。那时宁国人裘甫率众起义，首先攻下了剡县，很快就集众至三万余人，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次的起义虽说前后只有几个月就被官军大力镇压下去了，但它却代表着农民的心声，农民的意念。这次的起义竟成了农民起义的嚆矢，此后的农民起义便此起彼伏，不断发生了。

唐懿宗是在咸通十四年（873）死去的，在他在位的这十多年里，虽说没再发生过比浙东农民起义更大的农民起义，但旋起旋灭的农民起义还是不断发生，到他去世以后，在继他而登帝位的唐僖宗李儇在位之时，由王仙芝和黄巢所率领的彻底动摇了李唐王朝的农民大起义，便爆发了。

唐僖宗李儇是由宦官田令孜拥立为帝的。宦官们为了便于掌握由他们拥立的皇帝，在拥立之初，先杀光了唐懿宗所遗留的年长诸子，只留下了年仅十二岁的李儇，让他来当皇帝。那时的朝政全由田令孜一人把持，唐僖宗不过是个傀儡，摆在那里做个样子而已。李儇成天只是玩耍，一切实际也真得全要依靠田令孜，他甚至称田令孜为“阿父”。

最初发动农民起义的王仙芝，乃是濮州（今山东鄄城县）人，他是于乾符元年（874）在河南长垣县带头起义的。起初，他只聚集起了数千人；直到次年，乾符二年（875）他攻下了濮州和曹州，四方的农民才纷纷起来响应，人数一下子也多起来，黄巢便是在那时和王仙芝会合在一处的。黄巢是山东冤句县人，他在王仙芝起义后，也聚集起了数千人遥为呼应，和王仙芝会合后，他带领的起义军更不断